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先锋文化卷

断裂

与
清醒

刘湛秋 主编

44.6175
891-3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先锋文化卷

断裂
与
清醒

Qay 24/06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断裂与清醒/刘湛秋 主编

(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先锋文化卷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88-5

I. 断…

II. 刘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当代

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533 号

责任编辑:王 虹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74 千字 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2088-5/I·1594 定价:20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：散文的遐思

刘湛秋

—

窗外在下雨，雨声使人安宁而舒远。

这时，音乐甚至也是多余的。你只需要静。在静中任思绪或收缩或放开，或上升或下沉。

我忽然想起宋朝散文大家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。

在成熟到开始凋零的秋天。欧翁于子夜读书，万籁俱寂，他却感到有声音来自西南“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澎湃”，他描绘出他感到的此声的情状，使人也不禁“悚然而听”。其时，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”。欧翁仍把这种无声中的有声定为秋声。

用当代的语汇，这是欧翁极“酷”的感觉与形容。

秋声来自作家的心底，是作家升华了的心声。

我以为，这种状况最能表达散文的境界。

创作散文要有这样的心声、心气、心情。

这样，境界为之洞开，你往日的思索与眼前的物
质——或声或色或形为之碰撞，你的笔底开始流动，泉
水纯净晶莹，一如你的文字。

二

散文家与浮躁的心态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浮躁总是急于求成，渴望暴发暴富，而散文则
宁愿寂寞，喜欢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散文与浅薄的品味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浅薄图虚荣，喜外露，而散文偏向宁静致远，
注重内心的品行的涵养与发挥。

散文与华丽的外表是无缘的。

因为当一篇行文需要华丽的词藻来装潢与修饰时，
它的内容空泛已可想而知了，散文宁可用最质朴的语句
去镌刻出深邃的思想。

如果问一篇好散文的支架是什么，我想最简单的两
个字表达就是“老实”。

在老实中求舒展，在老实中求深切，在老实中求辉
煌。

三

较之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样式，散文可能是最
平凡的，它缺乏那种读者喜欢的悬念、夸张、情节以及
精巧的对话与丰美的想象，但它的平凡绝不是平庸。甚
至可以说，它正以其平凡见作家之功底，正以其平凡见

震撼人的力量，正以其平凡使人久久挥之不去，露出平凡的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出众之处。一部《古文观止》能成为读书人的终生伴侣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无穷吗？

小说家不一定写诗，诗人也不一定写小说或剧本，评论家能当小说家的教练但不一定会写小说，但所有这些从事文学的人都须会写散文。而且，往往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读某作家、诗人的一篇代表性散文，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从事的文学样式的水准高下。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我常常习惯于这样判断。

散文虽然没有大的构筑，但几百字、几千字的构筑也能见作家的运筹，散文虽然没有广阔的语言驰骋天地，但庭园中一石一花一木，也同样见作家的匠心。

从文学创作的起始来说，散文是基石，从文学创作的峰巅来说，散文更是炉火纯青的证明。

四

中国是诗歌大国，中国更是散文大国。

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创造出那么辉煌、那么精美、那么深邃的散文长河？一部《史记》至少能让人类再折服一千年而难于望其项背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楚辞》，恐怕也应包括《孙子兵法》等等，哪一篇不是散文的典范？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柳宗元、韩愈的散文使人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世情、对自然产生无比眷恋与遐思。

这时你才明白，什么叫散文，什么叫散文的魅力，有如此丰厚传统的中国一代代文学起步者，怎能不受到饱满的滋润并从而学会写出更好的散文？

我曾经说过，新文学运动以来，其实水准最高的也依然是散文。三十年代由朱自清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。朱先生编得实在是好，有读头。时过五六十年，到八九十年代，人们再看这部书，并比照当代文坛，肯定会发现，新文学早期的诗歌、小说、戏剧是很难与当代相比了，但散文却并不逊于当代。这一方面证明诗歌、小说相当进步，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当代散文要逾越前人确有困难。因为前人确实已站立高处了。

散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后者往往更讲究手法、流派，各种主义——超现实、后现代等等满天飞，往往靠手法与标新立异取胜，而散文又始终老老实实，一年复一年，一代又一代往前走，惟其如此，后人想不靠实力而只靠投机取巧，创新立派来取胜前人更困难了。

因此，我们作为散文大国的子孙，该怎样去维护我们散文的伟大传统呢？我们只有一步步艰难前行，扎扎实实提高我们的学问、知识、笔力，而不是妄想“一夜成名”。中国人的古训“十年寒窗”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啊！

五

坦诚地说，这套丛书是研究散文的几位青年学者花了多年心血编的，我不过提出了些参考性的意见。他们之所以能把握准这个角度，也确实是领略了散文的精髓。

其实，还有什么散文能不包括在文化散文之内呢？散文本身就是文化嘛！它不属于经济、体育，如此而

已。我想，这里的文化只能是一个狭义罢了。就是说，宗教、生命、地域等问题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，去发挥。当然，任何定义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到尴尬的境地。

我祝愿这套散文给你带去秋天的成熟的愉快。

而且在夜深人静，读着读着，你也会感到什么声音自远方而来，使你悟到人生的一些什么，或者，更遐想世界，或者，更爱怜自己……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：散文的遐思 / 刘湛秋—1

弭乱在去三蠹说/章太炎—1

与英报记者之谈话/梁启超—4

青年与老人/李大钊—8

世纪末的悲哀/瞿秋白—12

新青年/陈独秀—15

我之节烈观/鲁 迅—19

罗素与国粹/周作人—28

谈言论自由/林语堂—30

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/郁达夫—35

谈流浪汉/梁遇春—41

试说从来的中国人生活/梁漱溟—55

主义与幽默/潘光旦—60

顾颉刚之言/曹聚仁—64

野百合花/王实味—70

-
- 三八节有感/丁玲—79
不死的青春/胡风—84
简论市侩主义/冯雪峰—93
杂谈两则/宋云彬—98
论文化杀戮/吴晗—102
“争鸣”与著作/蓝翎—106
蛀虫与中国/章克标—108
- 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/陈超—110
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/许纪霖—127
棕皮手记·时间的向度/于坚—131
与谁搏斗/邓一光—136
“吃教”与“信教”/刘增人—144
第三种批评/吴炫—148
哲学的贫困/李小山—154
先锋的意义/蒋原伦—159
1500字的艺术观/贺奕—162
美国的地域文化/樊星—165
学业与生存/劳承万—174
六十年代人的自白/包亚明—179
遇罗克是谁？王申酉是谁？/丁东—183
“后新诗潮”/龙泉明—188
为什么不要爱情/谢泳—194
可复制的时代与文学想象力的衰退/杨剑龙—198
常识九则/楚尘—203
精神阉割术/叶橧—208
豁蒙楼上话豁蒙/丁帆—213

论暴力/摩 罗—220
身体的本体论/葛红兵—223
学会畏惧/李向平—230
备忘：有关“断裂”行为的问题回答/韩 东—235
断裂再断裂，空间更空间/邵 建—251
我对韩东《宣言》、《备忘》的看法/沈乔生—259
关于现代性问题/汪 晖—270
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/刘继明—277
历史眼界与理论的“度”/李泽厚—286
寻找替代——集体主义的游戏/张远山—304
革命成功之后/单世联—314
关于“人文精神”讨论的一封信/陈思和—330
人文精神问题偶感/王 蒙—337
始于荷马，止于荷马/张执浩—350
八十年代这样走过/龙应台—354
一份杂志/王晓明—369
清洁的精神/张承志—385
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/王小波—399
何处是乡关/闻树国—405

编后记/葛红兵—413

弭乱在去三蠹说

章太炎

黄陂践位于北，中山称号于南，北京有国会，广州亦有国会，以法相稽，纷如聚讼。然皆势不久长，无足深论。欲为中国弭乱，则必有大改革焉。所改革者云何？曰约法天坛宪法亦同、国会、总统是。约法偏于集权，国会倾于势力，总统等于帝王，引起战争，无如此三蠹者。三蠹不除，中国不可一日安也。

昔者，武汉倡义，各省本自为谋，因而导之，即为联邦之势，而约法无此形式，天坛宪法，后虽增订，亦未有联邦之文，其为集权专制之护符，彰彰可见。逆于国情，则桀骜者生心，而寡弱者并命，所必至也。自民国九年，湖南提倡自治，西南各省，闻风兴起，护法之名，已为刍狗。十年，广州国会非常会议，曾纠驳湖南省宪，湖南即有脱离约法之言，此事光明俊伟，允合人心。今宜先由各省自制宪法，次定联邦宪法。各省省宪已成，则约法、天坛宪法等，已可先行废弃。一省省宪已成，则一省于约法已可脱离，不必俟联邦宪法之成

也。此联邦宪法未成、约法已废之前，一省或已成省宪，自可维持一省秩序；各省或未成省宪，立有现行习惯，维持治安，无庸过虑也。国会议员，自七年在广东开会，员额业已过半，于是推军政府代理国务院，又推代理国务院执行大总统职权，固自以为法统所在也。然徐世昌由非法国会选出，僭窃显然，而军政府乃与之议和；两院佯言以徐世昌退位为归宿，未闻有反对和议者。夫徐世昌新窃大位，未有危急之形，既许军政府与徐世昌之代表议和，而欲使徐世昌退位，势必不成，人所共了，此乃故作誓语，自欺欺人耳。及议和代表唐绍仪提出“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”一条，绍仪本军政府总裁之一，而为此逆节之言，两院亦未闻有弹劾之者，弹劾或以人数不足为妨，乃并不信任票而亦无之，并查办代表案而亦无之，于是广州国会附逆之迹，显然大白于天下，前之虚言，终不足以掩后之实事也。

呜呼！人民并力以护法者，护此国会议员也；而国会议员反为附逆之事，则人民又谁护之？弃之不认，乃为正义。第一届国会已经不认，而第二届国会又无合法总统可以召集，则国会自当永断，此后制省宪者，由省议会；制联邦宪法者，由省议会联合会推选，不得由国会制之也。大总统一职，为殉权者所必争，民国十一年中，乱事数起，皆由争此大位而成，如投骨然，引狗使相噬也。假令权归内阁，而民国六年之乱，亦自此起，内阁专权与总统专权，其害非有异也。然则大位之引争端，实与帝王无异，顾其害则较帝王尤剧。帝王以终身任之，以子孙袭之，其以武力争者，不过一次，而大总统五年一选，则每五年必有武力之争，不去此职，则衅自中起，鱼烂及于四方，而人民始终无幸矣。

且今之曾居元首者，无过三种人材：一者枭鸷，二者狂妄，三者仁柔耳。枭鸷者处之，则有威福自专之

患，而联邦或为所破；仁柔者处之，则有将相上逼之虑，而联邦不为分忧；狂妄者处之，势稍强则或与枭鸷者同，势稍弱则又与仁柔者同矣。后之当选者，不知何人，而大抵不出此三类，有枭鸷者于此，则余二者又必不能与争也。

今拟联邦制成后，明定中央政府，用合议制，以诸委员行之，员额既多，则欲得者自有余地；权力分散，则枭鸷者不得擅场；集思广益，则狂妄者不容恣言，而仁柔者不忧无助。是故当其选举也，则争不至于甚剧；及其处机也，则乱不至于猝生。自是而后，祸乱庶几少弭矣。若徇于现法，存此三蠹，不能毅然行大改革，一胜一负，不过取快瞬时，而乱终不可止。

与英报记者之谈话

梁启超

英文《京报》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，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。任公方患赤痢颇剧，记者就病榻有所询，先生强答之，今转录其谈话如左。

记者问曰：近日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，讨论国体问题，先生于意云何？梁君答云：鄙人一年以来，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，厌作政谈，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，亦曾标举二语，以告于众曰：只论政体，不论国体。故国体问题，尤鄙人所不愿谈也。

记者问曰：既云只论政体，不论国体，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，应无反对，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？梁君答曰：吾所为只论政体，不论国体者，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，求政体之改革。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，吾独坚持君宪说，与革命党笔战，累十数万言。直至辛亥八月，武昌起事之后，吾犹著《新中国建设问题》一书，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，亦当虚存君位。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

病，且引中美、南美乱事为证，此种议论，此种证据，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，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，《新民丛报》、《饮冰室文集》等书流布人间者，不下数十万本，可覆按也。即当辛亥九月著《新中国建设问题》时，欲迁就以存虚君，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：一曰仍存清室，二曰虚拥衍圣；三曰求立明后。此虽滑稽之谈，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，情急之状可以想见，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，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。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，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？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，能行宪政，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，皆可也；不能行宪政，则无论（为）君主为共和，皆不可也。两者既无所择，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，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，此吾数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。夫天下重器也，置器而屡迁之，其伤实多，吾滋惧焉。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，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。此无他故焉，盖以政体之变迁，其现象常为进化的，而国体之变更，其现象常为革命的。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，吾未之前闻。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，虽然，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，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。

记者问曰：筹安会一派之言论，谓共和必不能立宪，惟君主乃能立宪，此理何如？梁君答曰：鄙人愚昧，实不解此，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，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。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，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，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，吾百思不得其解也。

记者问曰：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，须有三条件，其第一条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，此

条件可望实现否？梁君答曰：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，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？除乘机微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，决无人昌言反对者，吾敢断言也。虽然，变更国体一次，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，吾又敢断言之。共和建设以还，蔚成之时彦虽多，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，以吾所知，盖已不少。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，然士各有志，无如何也。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，前次之遁弃者，固断不复出，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。果尔，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。

记者问曰：变更国体之事，将来能否成为事实，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，先生亦有所闻否？梁君答曰：此事能否成为事实，吾殊难言，就理论先例观之，恐在所不免。力学之理，有动则必有反动，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。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，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，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。吾昔在《新民丛报》与革命党论，谓以革命求共和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；以革命求立宪，其究也必反于专制。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，而国人莫余听，乃流传浸淫，以成今日之局。今以同一之论调，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，而奥腐忽为神奇，相率以研究之，既可怪诧，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，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，其余一半，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。若夫我大总统乎，则两次就位宣誓，万国共闻，申令煌煌，何啻三五，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，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，亦既屡次表示，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，恐不敬莫大乎是也。

记者问曰：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，而本记者前访博士，则谓并无此主张，先生与博士夙交好，尝与论及否？梁君答曰：此次博士重来，曾一见访，吾适在津，未获相见。惟博士尝有书致宪法起草会，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，未尝他及也。